

痛史

第十三種

啟禎記聞錄

二

國朝文獻

政典記聞錄

卷之四

中華民國元年六月初版

(痛史國變難臣鈔一冊) 附錄三種
(第二十種)

(每冊定價大洋壹角)



校訂者
印行者

商務印書館

印刷所

上海、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
商務印書館

總發行所

上海四馬路中市
商務印書館

啓禎記聞錄卷三

前任撫院張國維。陞河道侍郎去任。代之者黃希憲。今秋兵部尙書陳新甲。以罪論斬。繫獄。陞張國維爲兵部尙書。卽以希憲代河道侍郎之職。

皇上欲警本兵僕。張國維已蒞任。特令監斬陳新甲。設身處地。能不凜然。

河南全省八府。乃天下之中也。向被流寇之害。殘破者五六府。福王爲神宗愛子。封國河南府。至城破被殺。則人民罹害不待言矣。獨汴梁爲省城。卽北宋京都周王封國在焉。猶幸保全。至今年九月。流賊攻圍已久。火器衝擊。人力挖掘。城中食盡力疲。兵民十存一二。流寇復決黃河之水以灌城。頓成巨浸。周王及撫按貴官。俱從城上乘棧而出。貴賤老幼死者無算。兵荒困厄之後。復遭此沉浸之患。聞者駭聽。且寇警遍於四方。旣不能剿。又不能撫。蔓延日甚。恐非國家之福也。

富貴壽考。人尠克全。若今所目覩。無如申公用嘉矣。父則首揆文定公。兄則大司馬玄諸公。身叨嘉靖壬午鄉薦。歷仕至參政。始歸林下。有子九人。長蒙祖。蔭授中書舍人。次子紹芳。以丙辰進士。仕至右布政。餘俱庠生。女十一人。俱配宦族。長壻魏文心。年近六旬。今秋亦登鄉榜。十月二十八日爲公八旬誕辰。康健如壯齡。以前壬午舉人復值壬午。以大耄稱慶。珪組蟬聯。門庭赫奕。福澤隆盛。無以復加。洵數萬中之一人矣。

上有闕文邊無禦之者。遂深入內地。越京城而下。至破臨清等。所費殊多。然皆遲遲其

行。諺云。遠水不救近火。此類是也。此壬午冬月事。未知向後何如。

按臺周一敬。衢州西安人也。於閏十一月二十四日落任。進謁時。見其禮貌過於謙恭。愚意代巡重任。須有操持有丰稜者。方能爲地方驅蠹造福。此公恐非有風力者。嫌其太趣時徇衆耳。尙俟徐觀。其按畢回籍而卒。傳爲自盡云。

撫院陳瑄。福建侯官人。先由嘉興知府。紹興兵備。遂進今職。於十二月初十日上

任。十五日往留都謁陵。在任鮮克有爲。甲申夏。陞大理寺卿。

蘇松兵道。已率兵勤王。常鎮兵備僉事。因新撫臺到任來見。泊舟北馬頭。時黃昏。後聞歡呼笑飲聲。兵尊謂其不避上台。差役往拿。其實北馬頭大半皆妓館也。差人尋聲而入。見與妓歡洽者。卽本衙門書吏。難以下手。又難以復兵尊。遂入鄰家。拿一宿娼者。其人已與妓安寢。竟於睡夢中拏出。兩人不知所以。與妓蓬垢而往。兵尊各加責二十逐出。閉門高臥。禍自天來。斯人之謂歟。然不宿娼。安有此禍。又其自取也。

十二二十日申刻。雷聲大震。是年閏十一月。立春在十二月十七日。

水蒼先以太學上舍仕至河南汝甯府別駕。田連阡陌。重裊列鼎。亦吳城之傑也。曾有祖遺瀟涇田六百四畝。吳氏得業。已踰六七十載。原價每畝八錢。時移事異。今則每畝值四五金矣。聞原買之王姓。王氏之前。則鄭氏亦曾管業。然其來已久。轉折亦太多矣。今孝廉鄭士敬名數教者。自稱原主。欲以原價回贖。水老以事出。

情理之外。不聽其贖。鄭春元遂以遠祖祭田爲名。訟之吳縣。門生累百公呈相助。牛令斷與回贖半。爰書以吳別駕義讓聽贖。申詳撫院批允。以示不可翻之案。乃吳氏心不允服。方圖上控。鄭氏則贖價未交。田未過戶。已下鄉收租矣。周按臺新任。水老控准批府。奈署印倪四府復左袒鄭氏者。士敬徧拉新科諸同袍協力爭勝。并欲全贖六百餘畝。實爲駭聽。衆口亦有不平之論。但上官不能據理執法。矜紳又無不趨炎附勢者。恐雖與之角。恐無益耳。十二月二十四日對簿。倪四府竟斷鄭氏全贖。可怪極矣。

攷試武舉科。例在十月中。舊歲以缺按臣停至。來年二月中。周按臺以初十爲頭場。因初九陰雨不便驟馬故也。三場試畢。二十揭曉。

崇禎十六年癸未。向因歲凶。諸刹講經之席。不暇修舉。今已小康。瑞光寺延僧開講。新正月初三日。例於開元寺進香禮地藏菩薩。開元、瑞光兩刹相望。是日又值清明。進香及聽講者。摩肩接踵。尤盛於常歲。

新正月初八九日。燈節將近。城中線幔漸盛。通衢委巷。方興未艾。至十三日。忽然盡撤。聞有福建孝廉微服游焉。爲人所侮。控於府。署篆倪司理因答責地方。禁其懸綵生事。是以未過上元而遽撤。是後亦連雨矣。

辰戌丑未歲。會試天下舉人。此定制也。今癸未歲。孝廉因應北上求試。祇緣口蹄內躡踐。破及臨清等處。南北道梗。入覲各官及應試舉人。俱不能北上。或寓揚州。以觀時勢。會場不能不改期。恐今歲不暇及矣。口後北出境。更期於八月中會試。如鄉試之期焉。

正月二十二日。宗院行牌縣考童生。四府同日。以杜冒籍之弊耳。二月初旬。宗師先往江北歲試淮揚矣。且聞不專爲試事。欲其彈壓江北也。聞帥鄭芝龍。聞以盜招安者。其部下之兵甚精。會登萊巡撫曾化龍亦閩人。欲赴任。因有警。鄭帥令其弟帶錦衣衛名之豹者。率兵護從。以勤王爲名。先聲之來。頗屬可慮。及三月朔。鄭兵至蘇。節制甚嚴。纖毫無擾。民心始安。

湖廣大帥左良玉督師楊嗣昌舊隸也。楊以身叨殄寇之任。積久不效。自盡。左帥遂蟠踞湖湘。有跋扈之志。邇因口警。借口勤王。發兵由荆襄。歷池州。至蕪湖。無不騷擾。風聞之言日甚。人心方屬惶惶。二月二十九日。南直巡撫鄭瑄時在南畿。忽行牌蘇州府云。左兵有窺四郡之意。令預爲之防。吳民知之。遂人爲自便之計。大家多運米下鄉。覓居停於陽城湖。及洞庭光福等處。乃輕舉妄動者。每爲盜中途劫掠。三月初三四間。正在紛紛。以後聲息漸緩。左兵卒不至。初十日。撫院後頒示本府以安民。迄無意外之變。此吳民之福也。

天平山去支硎不遠。山復峻秀。上有萬笏林。羣石挺立。亦名勝也。范長倩祖塋在山之右麓。長倩宦貲巨富。且多巧思。自少參謝事歸。卽卜築此山。搜剔巖藪。疏鑿池沼。建亭榭堂廡。植佳樹美竹。大費經營位置。遂爲茲山增色。春秋花月。遊人之盛如蟻。後范宦移居城中。其宮室花木猶無恙。自長倩以八旬之外告終。而子年幼弱。此山幾於無主。况值歲凶。其族之貧者。羣往攘取窗戶。斬伐樹木。昔之碧瓦

朱欄名花修竹處處堪玩者。僅存頽垣空舍。去歲春日過之。已不勝盛衰之感。厥後更令人不忍觀矣。俯仰今昔。能不慨然。

蘇郡稱闔閭城。相傳爲吳王闔閭所築。自後繕修。未能悉考。迨我明太祖高皇帝破張士誠後。必大加修築。其來已久。近所云修城。不過就頽壞處補砌或數丈或一二十丈止耳。是年正月。因寇警屢傳。由是周遍修之。然惟芟除草。將白石灰塗嵌磚縫。內雖未必堅固。亦一望可觀。據理刑倪長圩出示云。費五千餘金。皆搜括諸處所得。未加賦於田也。倪亦敢作敢爲之官。能任事而不無己甚耳。

四月朔以後。連四五日。每晨有早露降於樹。人言則然。余未目覩。

郡城有馬生龍駒。其色黑。止一額有角。肉尾如扇。蹄有爪。甚大。倍於常駒。圉人聞於官。往觀者如市。越明日遂斃。因出胎時厥狀駭目。飼馬者怪而箠之。已受傷故也。後察知爲本府局內官馬所生。此四月初旬內事。

四月十四夜。初更。勾獄巷火起。至天明方息。延燒過灣頭及渡僧橋左右。罹禍者

二百餘家。前天啓七年九月二十二夜。此地大火。崇禎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辰刻。大火。崇禎十一年四月十三黃昏。又火。燒毀吊橋。是年十二月初六。吊橋西垵又失火。燒數十家。至今十六年四月。又遭此火災。先後十七年內。此地五經烈燄矣。誠不可解。

內府中書文震亨鼎元。閣學文起弟也。其家諸僕素恣橫。自文起歿後。亦稍戢矣。近啓美奉差回籍。有僕袁二。適在外嚇詐人錢。聞有幾千千。并饜飽酒食而歸。值武弁吳聖階在北教場下操。乘醉撞入營內。士卒呵之。大肆無狀。侮及聖階。殊不可耐。遂執而撻之。申送倪理刑及撫台。各加重責。計是日被笞七千餘。且受營兵衆毆。後枷示府前。越一日而斃。乃三月二十六日也。小人無知。自取一死。未必非倚勢作惡之報。

宋仙洲巷有僕沈坤。於二月初九夜。以石擊其妻。腦裂立斃。主翁卽以聞於縣。詰朝捕衙往驗。呼其僕詢之。云舊冬曾見其妻與他僕接脣。大以爲恥而不言。新正。

羣僕共飲。爲一僕所誚。遂深恨。欲殺其妻而不得其便。是夕。妻自主母房中。出手抱初生幼女。纔入臥室。沈僕卽以巨石在當頂一擊。頭破髓流而斃。情眞事實。而奸爲無據。遂收繫獄。後重責擬絞。爲夫婦已踰二十載。妻被殺於俄頃。而夫亦因妻罹辟。異哉。

是歲五月初。連日有雨。龍舟之興阻矣。逮過端午。遂不雨。高田不能蒔者。十居其一。卽已蒔者。初藉桔槔。後亦多窘於無措。撫按及有司。矜紳結壇於玄妙觀。范莊、西倉等處。延法官祈禱。卒無一應。米價日騰。民間迎神賽會者。晝夜不絕。六月初一日。五方賢聖之聚於玄妙觀者。多至百數十位外。關帝、猛將、李王、及十鄉土地。無不迎請。招搖往山川社稷等壇行香進表。殊爲狂誕。因以請雨爲名。上臺不禁。而反見賞故也。至六月中。方得雨。人心始安。大約秋成必口全熟。安得遇大有之年。

七月二十五日。楓橋有好事者。歛銀於糧食行中。以爲賽會之資。風聞從來未有。

之盛。余亦隨俗往觀。將及上津橋。人擠不克前進。遂坐於肆中。第見矜紳士庶男女老幼。傾城罷市。肩輿舟楫之價。皆倍於常。通國若狂。殊爲可怪。直至向晚。乃得見之。究竟所觀不逮所聞。而居停之家。款留親友往來之衆。呼舟備物。所費良口。何其作無益而害有益耶。蘇州大郡。久缺府縣正官。署府篆者。乃松江孫郡丞也。薛二府初署長洲事。後更劉三府。本府蕭照磨署吳邑篆。蕭係科甲降謫者。陞韓城知縣。於六月終去任。吳縣印遂虛懸。撫按批着鎮江程通判來署。至中秋未至也。縣考童生在正月下旬。府試稽延日久。宗院先按臨松江。於七月二十二日經吳門。本府乃於二十八日就府學考長洲童。委劉通判監充。署中考吳縣童。餘一州五邑。俱俛四府往查盤時。就彼考訖矣。凡事多出創見。兩縣正續案取童生。反浮於納卷之數。大可笑也。八月終。孫二府發府案。九月初旬。宗師坐崑山院試。未幾。先發進學案。鳳扶姪進庠。十月十一日覆試。次日謁謝。次第發落歲試諸友。十六起馬回江陰。余丁內艱不與考。因鳳扶相約崑行。實三往返焉。

會狀閣學周延儒。壯齡歸里。富貴福澤無加矣。後因天下多故。特旨以首輔徵。聖心倚毗何隆。乃彼實庸懦。徒知依勢納賄而已。比口入戕畿輔。嚴旨欲困而剿之。毋令逸出。周貪其重賄。授意樞臣。竟縱之去。後情狀漸露。上怒其誤國。令解任回籍。未幾。差官提赴京。中途賜自盡。截首傳示九邊。臣實負君。得禍殊慘。國體亦有傷。惜哉。

十四十五兩歲。吳民之斃於餓者。疾疫者。難以數計矣。不意十六十七年冬春之交。疫厲又大行。且朝發夕斃。大抵城外尤甚。南濠醢魚行櫛比而列。免者殆少。甚至一家有斃十餘人者。人心惶懼。設醮理懺祈保。猶爲近理。乃市井不肖。乘此強歛民財。以唱戲媚神。就中侵漁自肥。殊可痛惡。一時此風大熾。城內外戲臺相望。多至生事。上官乃出示禁止。然每夕家懸一燈於中衢。初昏之後。燈滿街。較之元宵。反覺周遍。但皆籠燈。乏綵球耳。此舉至四月中猶未已。

崇禎十七年。余館於白鶴觀前張氏。新正十七日就塾。長洲縣令李碩。四月十三日

上任。四川人也。縣缺令一年有半矣。

鄉紳原任海道彭歌祥。有寵妾娶自北都。不意先與科甲程岫有交。情好甚篤。今程現任蘇松兵備。來拜彭宦。彼此俱在可望不可親之際。是妾乃修情柬一通。并大紅汗巾。封緘命人投送兵備道。適督餉在兵道舟中。必欲索觀。啟緘遂爲所見。事遂昭彰。彭宦謂公祖憲臺。乃圖淫鄉紳閨中之婦。出揭相攻。兵道又以自不嚴謹。閨門致令娶妾。敢以褻詞上瀆憲司。亦具揭撫按。遍控鄉紳。此誠一大怪事。彼此官箴。大都有玷矣。或云此婦與程從無一面者。事難究詰。竟置不問而已。

庠生及國學生未經革黜。上官不得加刑責。此國家待士以禮舊制也。管子螺係監生。以倉糧事。本府同知必欲責治。笞之二十板。士論闕然。且管氏方在盛時。甲科正傳。雖已物故。然其父宗曾。其弟正儀。俱鄉科。更有已貢及在庠者。羣往訴於撫公府縣。隨至署中。毀二府官帶。加以老拳。爲地方公祖者。受侮至此。實由自取。皆四月中異聞也。

舊撫臣張國維仕至本兵。以縱出邊被逮。雖受旨於首揆。平心論之。亦不能無罪。但張公素得人心。中外皆深惜之。皇上俯順輿情。罪止及首揆。張公不惟無罪。復令總蒞浙直。四月十七日。坐北察院。到任後。卽往浙中。皇上以後錢穀告乏。新頒加納種種條例。令張公便宜行事。以斂財於浙直。濟軍國之用耳。然在公則沾恩甚渥。徼幸實多矣。

吳邑新令吳夢白。字可黃。崇德人也。於四月二十五日上任。正值凶問驚傳。時事莫測之際。但見多憂多懼。不見居官之榮。未知向後何如。

崇禎天子臨御十七載。勤儉勵精。乃明主也。柰國運多艱。或四方水旱疾疫戎口內侵。甚且內地流寇猖獗。有加無損。秦晉楚蜀汴城江右。無不殘破。軍興費重。國儲不給。不能不嚴徵於江南諸郡。人心大都思亂。上雖苦心焦思。文武大僚無足倚恃者。甲申三月。流寇進逼京城。十九日。內府有奸人啟門迎之以入。曾無捍禦之者。變出意外。上倉猝無措。奔至煤山自縊。周后亦自盡。皇嗣及諸大臣多遭慘

禍。翻覆異變。至此及矣。流寇在京燒劫炙詐。至四月中出京。端午前。豫王入焉。外寇破京師。天子被奇禍。從未有若此其易者。

此信一月前已傳於郡中。以理所必無。未敢遽信。後漸覺凶問爲眞。楓橋無賴。遂盟聚衆多。遠近協應。欲爲不軌。居民惶懼。咸恐身家不保。四月終五月初。挈貲帑。攜內眷。潛避洞庭山陽城湖光福及諸僻者。十有四五。此由宦家巨室爲之倡也。夫天下無事。諸軒冕貴人。怙勢黷貨。坐享富貴。曾無裨於國計民艱。事變之來。又不能爲禦災捍患之計。祇以身家慮重。但知營窟潛匿。以圖自全。不惜先去以爲民望。臣實負國。朝果乏人。使十七載憂勞勤瘁之主。一旦不保厥身。禍及宗社妻孥。聞之豈不痛心哉。自昔敗亡之主。或以殘虐。或以淫縱。或以昏弱。或以大權旁落。今天子無一焉。而忽罹此大不幸。此草野之臣所歎惜痛恨而不能自己者也。今國旣無主。南北間隔。未知向後作何景象。時事正未可知。豈意當吾世乃目擊如此異變。悲夫悲夫。甲申端陽日記。